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先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旣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遡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祉而施子孫假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 皇上應期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閎駿命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 獻皇帝天縱聖哲日

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　章聖皇太后明章
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
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
眷歆篤生　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樸棫之化
宣下武之光本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肇
祉曰興周昭代中興之基所由肇也夫蓄基厚則發
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二聖肴密所基既厚
且弘而　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
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寖熾昌明曷有紀極臣猜實錄
所載　二聖肇基帝業紀其猶大彰著者者列於首篇

以徵世德作求卜景祚於萬禩云

贊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甚盛德事也然且邈哉乎希闊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統業克懋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愼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　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內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洽民心也訓恭務齊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女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

功猶足以承休垂裕矧夫備美兟善格天心新駿命
扃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
極也

龍飛紀

孔子叙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
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
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
蘊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都而爲天子乃天之所特
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　皇上應五百之
昌期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纘丕

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　聖天子今之帝堯也

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

赤龍之祥即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

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啟既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

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　帝王之有真又已炳示幾

先效靈神寶即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

顯也於是　膺曆數順人心　龍飛五位開泰運恢

帝紘祇肅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

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歡忻頌述曰吾　聖主始

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

下之鼓舞閭懌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爲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而已謹述　天命本　帝德推人情著之玆篇與陶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人之以位爲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宥德宏而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耳龍之爲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窮乎玄間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

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先後乎天而不
違正易之所謂大人也　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
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
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　登極之日時雨霑旱萬象
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蓋未有不

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至聖者能爲是以
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豈
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述之善開往哲之尤盛
者乎惟我　皇上冠道履德體膺窮幾囘已總百王
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　天篤至性於事　親
尤肫肫焉每自中興不膺　祈命永惟我　皇考
聖母戩佑之恩昊天罔極故　踐祚之初首　命廷
臣議樂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說見執
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屢　睿思　親賜折衷然
後親其會通協於禮義　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

昭　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敎顯上儀之事譜則愼
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　山陵
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悉焉蓋自書契
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
夫　聖神廣運德莫大焉　光撫函夏尊莫尚焉
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不茂寢位則道光治隆
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
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　皇上其孰
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祭　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

神明德教刑於四海　神人禔福靈貺駢蕃休哉臻
茲蓋有孫矣顧臣愚不足以仰窺　聖德大孝之全
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　獻皇帝實錄我　皇上七歲授孝經
即問　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皇考喜甚他
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　聖
人之孝乎　聖性得之　天所授也異日者　大禮
尊稱及　明堂　宗廟　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
大矣　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即徧詢羣臣可否
當其時薦紳韋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　朝廷然

臣識下輒惶顧咨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

廸我　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訂宜爲經動協於

義舉臣奏　聖謨受成晝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

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悄服嘆　神聖之

莫及也繇此觀之　聖孝根心非　天所授詎能然

乎且夫析衆疑而闡湮典　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

在獨　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爲則　大烈也廣愛

覃恩以幸海內　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

嘉祥屢降　大順也然皆自　尊親一念以始之信

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荆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莫也是以堯巡丹水舜覲南后攷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覲牧禮問百年歸格藝祖至爲明備然未有躬萬乘而爲其親勞者也仰惟我 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粤自藩封入登 大寶痌惟 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後 慈聖上仙議將南祔又以窀穸事重必求允臧遂乃 躬御六飛弭節純山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 御行宮朝諸侯燔柴

燎享　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禋陟以震疊
闢發　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氓　神
人之禮既該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
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與巖谷之民戴白垂髫
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滅瀁
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　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
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　二人之永懷其既也遂
以修千古之曠典　弘仁大孝一舉兼該斯又前軌
未聞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爲誦說而難遭者也
臣謹自　大駕發軔之初迄於　回鑾列次其事以

上繼詩書之盛且侈郢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

南巡初議羣臣言蓋人人殊矣　皇上稽於有衆斷

自　聖心及　鑾輅所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

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

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　湛恩渥澤

徽章奕軌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　聖孝感孚

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　九穹爲之綏佑者乎

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夫天之所子函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爲后者

也獨郢人云乎哉

寶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旣已措之躬行施之當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之爲訓以爲定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蘊是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

獻皇帝　聖質天成　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絕嗜寡好孳孳典學

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
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製之
恢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
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敷暢古今則出經入
史雜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惡備彰識
深而旨遠義與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
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
篇徒以摛掞藻麗夸詡誦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
之奧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　聖謨丕顯
流輝宇宙蓋將為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鎮爍楚

域爲法當伐而已哉臣謹分類裒輯弁錄　獻皇后
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　二聖貽燕之　澤於無
窮焉若夫　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
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莤澗巷耳之詩作焉
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
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
能發爲文詞與王者並則縣周而來蓋希覯之也
天佑我明　聖神繼作我　太祖　成祖暨　孝慈

仁孝扶玄黄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　御藻宸章
壼範內訓藏之　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
我　獻皇帝以天挺濬哲之資緝熈聖學覲　列祖
之耿光　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徽音於
二后用能佑啟　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
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　昭代出
河呈洛之禎煥發於　今日哉夫雲漢為章下土同
仰賡和炫彩世所共珍今　二聖之瓌章瑋製播在
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
者遡周南之首化見文教之所繇興也

御製紀

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秘 璵賁翰炳若日星閣撫方共仰以爲彝訓者不獨鄴中有也臣述郡誌顧上紀 御製將何良以 聖德莫加於孝而孝思所寓則 皇考 聖母肇造之邦莫有先焉仰惟 皇上夙承 先訓寤寐不忘繼辭寢園聽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 二人之懷展 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紓被之金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傳諭以該情或簡言以達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

殊皆出於　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盤其形容然聖心之蘊因言以宣苟軼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　行在其時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　孝思而事關乎　帝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繹闡　鴻猷敷敭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秘之金匱藏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

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　皇上之制瓌文藻思精工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與旨則庶幾窺萬一焉蓋我　皇上一念純篤之孝由於　天植而倫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衷羣疑則與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彰自然蔚蓋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內外佩服　聖訓靡不油然興孝弟之心熙熙然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爲哉至德要道所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彊盛愴懷往昔已爾適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

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論　王言之大者其尚推本於王心哉

陵寢記

昔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疑今皆在楚之封域夫顧陵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荊之山發自嶓冢大華而綿絡絕其要會折而北為厲山神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為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又折而東南為大洪山結秀於　純德則我　獻皇帝之劍履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斯焉左瞻陽嶺右眺三山嵩山表其南花嶺踞其北又有汚漢

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龍翔信乾坤之隩區陰陽之福地蓋天作高山以爲我 二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 皇上福祚於無疆者也往者 龍飛之始天下竊見 聖衷遠慕有陵岠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爲遷 陵之請者盖紛紛矣及後 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臣亦靡不瞻顧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 皇上睿謨神斷 孝思 天啟始折羣淆決策南祔又 親御六飛時巡楚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 二聖兆域然後王氣完而 先靈妥典禮協而羣情安蓋南北紛

紛之議至是始決焉於是作 新宮備規制置官署
守衛增封表邑勝槩與 孝陵 天壽並峙矣夫
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 皇上
聖德中興 恢弘大業雖 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
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 陵宫規
制各爲一圖用備 九重睿覽少慰風木之思又缶
懐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 命輔臣撰碑
志皆 皇上篤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者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
大事若我 皇上之事 親也可謂致敬致慤矣

顯揚大典旣極其尊崇　山陵又極其毖慎卽如遷
陵一事詳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庀工襄事
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　聖衷之所區畫　聖
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爲　睿考
十兆之附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　慈宮南祔
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涸之
漲甘露再降於　陵樹昭哉　天之篤我　明祚也
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旦上陵遂獲瑞露
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况　大孝承慕歷萬
年而無斁者乎然則　天　親之眷佑我　皇上蓋

方輿而未艾也

宮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蓋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雲其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為周之盛王能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為美也嗟夫先王之德入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覩後王之興也肯搆似續其舊則歡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宜乎昔我

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應翼軫以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恒於斯矣迨我

皇上膺運龍飛入踐

皇極固已化國為天下猶以

枌榆故里　王迹所興睠懐不置及　六飛南幸光
臨舊邸追惟我　二聖履綦之跡又僾然如將見之
於是即邸第之遺規恢爲新式改藩垣之舊號煥以
鴻名乃營　外朝乃葺　内寢乃建　享殿乃備
潛宮模　帝都而作範勢　睿思以親題宏規華構
煥日月而壯全楚矣夫以我先帝之澤在人奚啻周
人之思文王而我　皇上似續肯構錫藩國以天子
之制所以昭　先德繫民思又豈直修復其舊已哉
臣竊嘆之使當時詩人獲覩　今日又不知何如其
嘆美祝頌也已臣謹考其規制繪爲一圖而詳其建

罝如左用招我　皇上俶弘締搆之美亟之無窮庶幾有鴻筆之臣作爲歌頌以續斯干者乎臣姑俟之焉

贊曰夫聖人之誕生爲天下主也即其居室所在亦豈偶哉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居於軒轅之丘生而神靈竟代神農以有天下史稱聖治爲五帝首而號曰帝軒氏本之以帝所居軒丘云昔我　獻皇帝之初建邦也蓋常究度於四國矣爰契我龜卒定於茲錫名曰興　天所命也及　神聖誕生將受赤帝之符啟靈長之祚則有非常之光見於宮中上燭乾

維下徹坤軸遠邇震燿以爲希瑞乃復　御蹕光臨
肆覲羣后修　禋祀之文舉班瑞之典布省方之教
播時邁之頌則向之閟宫藩邸遂化爲　紫宫天庭
帝者之居矣然則黄帝以軒丘而大有熊之號我
皇上以　興邸而啟中興之業後先輝映千古一轍
蓋所謂帝省其山眷顧與宅者斯豈人之所能爲哉
惟我　國家受　天丕命光宅九有　高皇帝定鼎
金陵　文皇帝建都燕薊我　皇上龍飛襄郢三大
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　鴻
圖華構鼎峙於南北譬之三垣麗天太乙之所更居

也嗚呼盛哉臣旣備　舊邸宮室規制而終之以此
俾三二京四三都者得其攷云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
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功化之隆
如此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樂以樂之又不
越乎庸德之行何哉葢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禮樂
之用而愛敬之施必始於家邦然後舉而措之天下
能四達而不悖也　明興積德百有餘年至我　皇
上以　聖德而居　尊位兼總述作之權　命有司

憲遺經苑彛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　祖宗
之鴻業郁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
天地同和用之　郊　廟　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
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隆　大
孝創爲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　聖心者臣蓋得
以記其梗槩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
器之數爲禮樂紀蓋雖未及備　大聖人盡制之全
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
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

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　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欽我　皇上大孝尊親生事葬祭之典其大者固已竭情盡慎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　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該蓋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

[illegible]例邇　聖人之蘊者則有司存焉

苑田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遂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　獻皇帝　胙社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覩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　帝德之不可尚已夫以　宗國藩垣之重荊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　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

誰日不宜哉然乃抑畏自將稼穡為念日儆儆焉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祗若　明命蓋覩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田宜畝又皆出於　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改闢焉而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斂靡時不行是所謂不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　戒逸豫而尚憂勤敬也薄稅斂而恤蒸庶仁也敬故　上帝時歆仁故下民祗協肇基　駿命而　永彰令聞其本深矣蓋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祉而昌大焉理之不誣固

如此於戲此臣所以紀苑田也

賛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也夫桑梓且然況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　皇上至德　天植永懷所以丕承　顯謨耶光振耀者旣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　龍飛之始即　命戸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并均出納計歛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已而從岵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先帝登覽之跡一　何其注思之深耶夫　皇上統一萬邦光宅寓內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　先業

既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
天
慶澤之昭垂而期于
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
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既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
蓋
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大婚禮成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誡以教　宮閫　直解進呈　聖制序曰

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德協坤元功侔厚載性好書史宮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誡命侍臣略爲註解俾之誦讀旣成以示朕曰昔我　仁孝文皇后有內訓　慈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埀憲椒塗紀煒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擬　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爲之箋釋亦述

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沖昧早膺神器之重悶然未知所適仰承聖母朝夕諄諄廸朕以法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賛治明章婦順蓋亦有資於女德焉乃仰屢慈慮表章是書以𦆀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業也嗚呼我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毓祥至於妊姒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作至千

有餘年之父我明之興　孝慈以明德翊贊　高皇肇造區宇　仁孝　慈孝濟美嗣音至我　文母鞠育朕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既乎嗚呼繼自今有聰內治之責者其亦繹思我　聖母之慈訓以淑愼厥躬斯朕亦將有攸賴矣

曹大家女誡序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爲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

他爲曹大家盖尊之也女誡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是說作女誡的原由

鄙人愚昧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蔭母是母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大家說我少時蒙先人的餘蔭賴母親并師傅的教訓纔得長大成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持之也箕是簸箕帚是笤帚大家說我年十四歲時嫁爲曹門之婦執箕帚供灑掃以盡婦道至今四十有餘年了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污辱益是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母之羞爲曹門之累

夙夜勉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勉是勤大家說我為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點辱不致羞辱父母貽累皆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疏是粗疏頑是頑鈍穀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穀大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疏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的兒子常恐曹穀不肖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横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僭加不稱其賜謂之猥賜金紫是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麼　是近大家說我子曹穀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的官職這實不是我輩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爲身謀我不再以爲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它門取耻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漸慢慢的意思大家說

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衆女方當出嫁之時却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

沉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卽是你每惆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命不久思念你衆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思放心不下

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稗

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閒是病少痊一道是一本裨字即是補字助字即是益字勗字即是勉字大家說起今我病稍痊作此上篇誡女之言願你衆女各寫一本時誦讀庶幾有益于你衆女之身我今去後你衆女將我這教誡的言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卑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強之義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爲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務也故以爲第一章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

瓦磚即今之紡磚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説古人生女三日之後卧之牀下寢之于地將一塊紡磚與他拈弄齊戒而告之祖先説我某月生一女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即是常這一節是解説上四句之意大家説古人生女所以卧之牀下者則其不高傲不强梁專尚卑弱之義蓋女人以事人爲職故專主于下人而不可

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磚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蓋女人以紡織爲職故主于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齋告先君者蓋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內助其夫承家祭祀故於誕生之初即齋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爲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

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不亢讓而不爭恭而不傲敬而不怠凡事讓人自己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

汙辱含納塵垢常常小心有如畏懼這是卑弱下人的道理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寢是睡作是起勿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私事是家事劇是繁難易是簡易大家說女人能晚睡早起不以夙夜為勞而有畏難之心執務家事不分難易任之而不辭所作之事必期于成不始勤而終怠不有頭而無尾必須親手整理不托之他人這是執勤的道理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
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這一節是解說繼祭祀之義正色是正顏色端字也
解做正字操是守清是不混濁靜是不妄動絜是潔
靜齊是齊整大家說女人能正其顏色而不爲妖冶
之態端其操守而不爲邪媚之行既能專心以事夫
主又能清靜自守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養祖宗
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見
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

哉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患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爲第二章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參是並立而爲三配是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名大家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是以參配陰陽和敬相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爲可貴詩經關雎章於好逑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

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爲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爲用所係甚重之義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只知爲婦人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人都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

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爲人父母者依此以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敬愼第三

愼字當作順字古時愼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爲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尫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强者尫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剛則不柔柔則不

剛何以見男女異行蓋男以彊爲貴女以柔爲美彊則不弱弱則不強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强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

寬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既殊然則爲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彊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爲婦之大禮

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尚謙下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媟黷是輕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媟黷媟黷既生則語言不

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既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既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爭是爭競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說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爭曲者不肯服則訟訟爭既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于

女人不尚謙下也蓋能尚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惟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爲夫者豈肯耳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爲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宜是露大家說爲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

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于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至于楚撻旣行則和親之情已疎復何相宜之有譴呵旣宣則好合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婦行爲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絶異也婦言不必辯

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絕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嬌娆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婦德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不縣貞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已之間輒有羞耻一動一靜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是厭惡大家說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未嘗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淨齊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淨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

這纔叫做婦人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之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的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爲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常存於心不可忘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卽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于我也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以專心爲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這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爲婦者豈可離于夫哉

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
義若有過差則爲夫者豈不踈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名一人即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
也是畢大家說女憲書上說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
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
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
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
　然所求者亦非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

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蓋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冶容是妖艷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居止端潔耳之所聽必出于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言語未曾經自已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

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爲戒容儀貴乎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艷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闒茸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輕脫是不尊重陝輸是不正大大家說婦人求視之

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喪者異矣視聽閃倏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妝飾窈窕做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輩不看視門戶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尊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曲從第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爲第六章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蓋謂婦人以夫為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悅則為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

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乎曲從矣
大家說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蓋人之情固以恩愛相結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爲夫者亦不得不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爲重以夫視舅姑則舅姑爲重然則爲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固莫

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

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爲主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這件事於理有未是没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從不叫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

百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亦得矣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故以和叔妹終焉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叔臧否毀譽

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

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蔽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所以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亦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已也由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思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諒掩外內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憚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况于婦人秉性

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慧者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必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如快利刀双金鉄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契合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即此觀之室人和則謗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于叔妹加之意也

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

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徽也是美瑕是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於我其恩疏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人知叔妹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結爲應援叔妹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徽美則彼爲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爲之隱塞使舅姑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耀於邑隣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于叔妹便有這許多好處然則爲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
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
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
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
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

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
滿臻是至宣是布忿慍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
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
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托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
下處妹則因夫之寵以自驕既驕滿既行必乖和好

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譽至於我我即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而不暇姑聽叔妹之言謗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毀不善之言布揚于中外恥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于叔妹則榮而顯不和于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射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欲求其心莫尚于謙順謙則虛虛則能受故爲德之柄順亦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

勑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邇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即數十尺行旅走避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在 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

功德事以福國祐民 太后意念之不忘 今上建

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 太后憶與

憂符遂語　上以欲建橋意　上曰興作大事也請
得與輔臣計之出以　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
詘舉羸古人所戒　上始郎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
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　上曰
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
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
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
擇内臣廉幹者督工保舉内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
尚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衡舉郎中
易可久賀幼殊　上曰往欽哉毋擾民毋冒費毋濫

特毋苟且黙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值以僦工民爭趨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焉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錮以鐵錠除道屬之兩橋間伏龍宛虹巧侔神造而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鶩徒衆摩肩望之窿窿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既竣上手詔以二橋工成　聖母功德甚大　命臣居正紀

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涉大川孔子賛之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巳之有不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闓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爲之玆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即上以詔令水衡出錢閭左與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乃　聖母與　皇上視民之溺由巳溺之既以滂漉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擾閭閻至出其脂盂之資以爲萬姓造福玆非所謂

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矣復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舍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蒿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少後所謂一牛之觳觫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怙戴之無俾一夫不被其澤者而後　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

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檝河水所嚙哀我人斯淪胥以溺欲度無梁如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瘏聲聞于天我后曰吁視而弗救慮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卽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滇屬諸郊郭水昏而栽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舟擾旬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鍤雲屯曾不踰時兩橋並建象彼閣道橫絕天漢輪蹄繽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忭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極此淪溺寘之康莊女禽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

覿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 天子克昌厥後本支百世亦祐我民永賴 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后德天子成之粤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丕基

勑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 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替度雖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爲常 皇上替僧名志善向居龍泉寺 慈聖皇太后 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圮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且濵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于佘潞王公主及諸

宮眷所施數千金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買地於都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剎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爲僧錄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恩有二義焉施給園刱精舍崇重三寶　上恩也以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迷示之覺路　佛恩也思報　上恩則必虔恭朝夕勤修法事以祝　慈壽　聖恩于萬禩思報　佛恩

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毗盧正果庶毋負於　聖母　皇上剏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曆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述其剏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系之以偈曰

佛恩廣大浩無邊　毗盧光明照大千　拔諸沉苦證涅槃　如以寶筏濟迷川　慈恩浩浩亦如然　巍巍功德不唐捐　舍衛城中給孤園　梵刹莘起開中天　琳宮玉除寶莊嚴　間以寶樹鬱葱芊　寶華芬敷色姝妍　華雲蔓雲垂四埏　法輪常轉妙義宣　法燈常明燭幽纏　我願緇俗諸有緣

普霑法潤沃心田　謌我重宣此偈言　永祝　慈
齡萬萬年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
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數不爲礙寺之名
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
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既久棟宇弗葺榱桷攲
毀　皇上即位之二年函夏乂安四民樂業　聖母
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　聖躬昜奕祺祚者惟佛
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即其地更建焉既集議

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
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覆司禮監太監馮
因　請移置其地復出內帑大木以為殿材遂以
年　月　日始事　命　監董其工役於中為殿
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
十僧房四十有奇前為山門繚以周垣殿宇靚深廊
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爰僧徒於
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
收其租入以為焚修供具之資揆厥勝因必由善建
恭惟　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

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　皇躬翊　皇度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濟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不可名已是以　宮壼出其珎寶暫御效其誠悃工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裔銘曰　天聰濬德受命孔固誕育我　皇時維聖母恩隆罔極載鼇亂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靈宇在邦之圻珎輪內帑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麗設中座耽耽飛簷巘巘郎廈重開耆山有截禪慧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鈌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　皇心悅豫　宮闈燕喜

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　皇輿載安道合無
為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勑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
不得奉而民間所為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
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秩在祝史通乎上下今
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　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
相傳唐宋時巳有　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
常致祭熯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
財以祠云臣嘗讀　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

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妥士女興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緡　皇上祗順　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曆乙亥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闥之右廊廡庖湢之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堊者藻飾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為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疇昔巋然若青都紫極矣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意詔臣為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

乃爲民而徼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
忽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
所稱觸石生雲膚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騭赫如雷霆
使人弗懼于天愿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
雷要歸于永底烝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
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
非瀆也不寧惟是臣仰闚　聖母垂恩儲祉保護
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佩祚雖無文咸秩翊又
祀典所載而　皇上孝奉　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
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

川之佑豐廡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而
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寔在茲矣臣謹
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辭曰 瞻彼岱嶽是爲天孫秉
震秉籙生化之門位鎭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
茲京國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祖清矜蠁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旣拓其基
亦除其廧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峩峩厥靈濯濯
誰謂邦畿仡仡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 后則基
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
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勒此

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頹

勑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内名山靈勝 特建梵宇爲穆考薦冥祉 皇上祈佩遣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瞻禮乃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宮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曆丙子春二月始事以 月日既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爲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内爲永安壽塔中爲延壽殿後爲

寧安閣旁為伽藍祖師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
楹禪堂方丈有三所又　賜園一區庄田三十頃食
其衆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官王臣等典領焉寺成
上聞而喜曰我　聖母齋心竭虔樹建功德其諸百
盤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　皇上聖心嘉悅因名之
曰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毘盧檀
那爲體以弘施普濟爲用本其要歸惟乎一心心之
爲域無有分界無有際畫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
相不可思議故曰塵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恒河沙有
盡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宮建剎崇奉頂禮特象教爲

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惟我 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践祚以來所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已厚下敬天勤民爲訓至如梁胡良河以資利濟減織造以寬杼柚蠲積逋以拯民窮愼審決以重民命只一念好生之心恆欲舉一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僉和飲澤閏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 聖母億萬年保我 聖主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標化城以崇皈仰要使苦海諸有悉度無漏之舟閻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

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首恭紀日月
而系之詞曰於昭我 皇秉乾建極薄海內外罔不
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覃敷皇風紹休三五永
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 皇承
之樂施靡惜永延 皇罔兾資佛力乃營寶剎於兊
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
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甃
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閣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
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
有覺普度恒沙同歸極樂譬如我 皇博施

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芘如是功德不
可思議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慈禧永
安臣庸作銘勒茲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勅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艮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　莊皇帝嘗
詔重修以祝釐延既厥功未就　今上踐祚之五年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　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
梵修成　先帝遺意　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
非益民者舉惟是　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
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

干緡潞王公主暨諸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　命司
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閘
之西特建梵剎爲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爲大延壽殿
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
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齋
交屬方丈庖湢具列又後爲石山山之上爲觀音像
下爲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爲池三後爲亭池各一
最後果園一頃標以襍樹琪秫瑨果旁啓外環以護
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啟龍像莊嚴丹堊藻繪爭耀
競爽工始于萬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內臣

張進等主寺事　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為之記

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斂時五福其一曰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為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紓忱悃舍頌祝之外蓋亦無以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𦕈治妙齡恢皇綱接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者不啻淪肌而浹髓矣溥海內外日所出入含生之倫莫不翹首延聊仰而頌曰　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其庶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

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　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　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詞曰惟君造極斂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在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敎見虛光明大千仰照佛力流衍群亦如然共以悲智濟彼頹運琅函貝葉藏之

天府以翊皇度肖我　列祖治反我　皇紹成光緒
衷此勝因共躋極樂祇奉　慈命復彰民瘼毋須將
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鷲域弘開翼翼哉
峩有截其所仰作神造術賺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
繩作追來孝旋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祚㣲既相
烈考亦佑　文母保茲　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
瓞瓞綿匕

敕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
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前欲刱寺於此爲　穆考薦福　今上祈儲
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
已奉　勅爲之記須我　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
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某李友輩捐供奉餘貲往事莊
嚴前爲山門天王殿鍾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
殿外爲十方院延壽殿諸閣廊齋舍庖湢罔不悉備
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　聖母復命臣記
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燦
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言

而信不令而行以慈悲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
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爲宗以慈爲用以一世圓
明空不空爲如來　即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
法界勞渡沉淪開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
廢也我　聖母誕育　皇上爲億兆主養成　聖德
澤洽宇内施及方外目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
以奠坤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閨帷慈惠以布
恩德合生之倫有陰受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
田所證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
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

者矣先是虜酋俺答款關效貢請于海西建寺延僧奉佛　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　聖母作五臺寺又欲令其衆赴山進香夫醜虜嗜殺乃其天性一旦革彼凶悪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　皇度而我　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諭其萬分也乃拜手稽首爲記歲月而繫之以詞曰　於維慈氏闡教金庚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巋然特秀阿育攘寶散布淄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刧幾更

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　聖母　天人
慈仁總持陰教覆育蒸民莊嚴寶刹於玆靈壤龍宮
巍巍人天共仰　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佑　文母
亦佑我　皇定命孔固寢隆寖昌臣庸作頌億載垂
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
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勲勞於　國者殁
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
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

襄又以忠勞受知 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寖隆寖昌也初 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衛輝 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 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 上以出 世宗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清等頃余侍 今上於便殿會有司奏王郎與引令甲非軍功不王 上獨顧余言希忠者事 皇祖有翼躍功 皇祖遇之甚厚朕今推 皇祖意王之不為踰制遂定封為定襄王諡恭靖嗟哉 沖聖乃能追念 先德不忘遠其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

鄉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亮從　高皇帝起義以
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六世祖聲封成國進封東
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
公儀祖太傅恭僖公輔義太傅榮康公鳳毋成國夫
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絕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
鈐有文武智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
初拜表謝　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
自是遂被　恩顧承天水奉　命告祭顯陵戊戌上
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
將有事　顯陵召王與勲輔諸臣於　慈寧宮恭次

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　東宮事日見親信
巳亥正月　世宗御啟祥宫　召諸大臣見　皇太
子特命王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
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督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衞輝
以身衞　上出於火渡河詩　御批　賜詩命和王
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勲務中如此人才絶少稱
旨者久之是歳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
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
掌五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太保丙午加特進

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庚寅虜寇
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
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　穆宗加冠持節掌冠
癸丑改掌後府事壬戌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
穆宗踐祚春　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
持節冊立　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
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　今上加冠持節掌
冠六月　上嗣登大寶復　勅監修　穆宗實錄知
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時九月三十
日也王歷事　三朝中間代祀　圜丘三十有九方

眷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充殺
蒙被恩澤賜及舟太液賜肩輿賜秘書賜禁中乘馬
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承賚金幣器
物人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爲王輟朝
一切賻祭營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
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賜冠即受加　世
宗恩寵眷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　命攝
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臨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
儤直西内夙夜在公不敢言私　世宗在位久以威
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譴斥惟王以忠慎

自結于上無少替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慎曰忠
謹勤誠又曰卿可謂爲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
無絲髮不當　上意指者逮事　穆宗及　今上以
三朝勲舊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
陛皆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
不懈又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内不敢歸憂形
於色　世宗見而異之以問諸臣　具以實對乃
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毁骨立與其弟
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
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愼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

而能脩以而彌敬飲酒至數斗千雖大醉終不失一語請于　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　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即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愼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　天子以爲國器歿之日予客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

乎於人烏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
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
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楨聘恭順侯
吳公繼爵女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大保公將以十
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　賜地與張夫人合乃　其
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諗其素
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爲之銘曰　黃河若帶泰山
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濟德彌昌六業
而生寔維定襄猗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謨

亦壯弱冠分符寅戴　肅祖入衛帷幄出總翰虎於赫　肅祖恩威靡恒終始惟王腹心股肱　帝昔南狩王屬都護身翊　宸躬以康天步虜閼郊原王典戎兵振我常武以衛　神京秉鉞攝事於郊於社夙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　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瑞羽高翔胡不耄耋大星宵墜　帝曰吁哉厥有勞勩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絲綸孔爍初終克令昔王先人寶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金昆玉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勒景鐘千秋萬祺與　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謚忠僖朱公

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衛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

隸金吾之職嘉靖間　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

起羣言事忤　旨輒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　廷

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鷙擊爲能偵伺校卒猛若

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　京師爲之重

足自太保朱公視衛篆代猛以寬罷遣諸陰鷙校卒

一切務從長厚於是　廷杖者咸得不死而　京師

之人皆始帖席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
宮門驚　蹕捕得下東厰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
於是内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
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厰雜治之　上曰可公既
受命即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
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
是時微公縝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
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彦卿世
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
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爲之叙其

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
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武烈王能以　文皇帝佐
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
簡公儀恭僖公輔及父榮康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
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
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　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
戌　皇穹宇　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
寅陞都督同知奉　勅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
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召入
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書賜肩輿　莊

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　今上在東宮總理侍衛及
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廕一子錦衣百戶最先後廕
子爲錦衣者七　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
籍牲醪之類不可勝紀公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當
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佽飛
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
無兩　然公忠信謙愨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
隱情稱于士大夫無異詞　上或密問邊漕事公手
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　上一語故以　肅
皇帝之雄察卽親信勳臣能保終者唯公兄弟事之

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　今上以公　先朝耆舊禮之尤厚卒之日為之悼惜者久之輟朝賜棺斂命有司治塋兆　諭祭有加贈太傅謚忠僖公卿以下咸奔走弔唁宿衛士有痛哭失聲者其忠情誠信孚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則顙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絕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全吾君希慎如同胞又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貽弗掩者登山而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恡起家將種素嫺韜鈐明君　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

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誦書所購古圖篆名筆甚富亦有精鑒能辨真贋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姪孫應梅嗣以廕授錦衣衛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于草梓庄之新阡持都督余君隆狀詣余請隧道之硌

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叙其事而系之以詞曰

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奏膚公赫赫太傅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參帷幄出領押衙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日有既附日有禦侮公實兼之腹心股肱歷事　三朝攀依勵勤惟忠惟孝恪守宗祊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命則俯循墻而走國之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降割老成凋謝定襄既逝公亦捐舍承　帝曰嗟予懋乃勳錫之祟典賁于幽闥玄宮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公歸與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終